

# 种族屠杀者的心理动机

“种族屠杀”在1948年被定为国际罪行，“族裔净化”一词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南联盟)战争期间通行并被定为罪行。符合种族屠杀或族裔净化定义的惨剧,自古以来频繁上演,进入近现代因杀人武器技术的进化、人类组织化水平的提升,更变得愈加剧烈。《为什么不杀光:种族大屠杀的反思》一书通过对历史上大量的种族屠杀案例分析,对屠杀者的心理动机进行了概括:

一是“便利”,美国政府驱逐印第安人一事中就是为了掠夺后者的土地,为白人获得“生存空间”(这个逻辑与纳粹德国清洗犹太人的考虑相近),要知道印第安人当时已经仿效了白人的生活方式,把酋长部落制改成了合乎美国宪法的州,实行土地私有制,但他们的这些努力于事无补。



三联书店  
作者:(美)丹尼尔·希罗 克拉克·麦考利  
《为什么不杀光:种族大屠杀的反思》

二是“报复”,凯撒、成吉思汗都曾在征服战中做出灭族屠杀式的行为,不仅旨在警示其他可能想抵抗的族群,而且还出于对被屠杀族群强硬抵抗行为的报复。

“报复”动机驱动的屠杀,更典型的案例即是1937年侵华日军在华东遭遇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在攻破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后,用了六个星期展开了一场“狂暴失控”的屠杀。

三是“单纯的恐惧”,即屠杀者害怕自己已被敌人消灭,而选择先发制人。史料证明,斯大林对富农、托洛斯基分子及犹太人的清洗,均源于其内在的恐惧。

四是“恐惧污染”,“不论以族裔文化、宗教信仰、意识形态、阶级差异为由的集体屠杀或放逐,都有可能是恐惧污染引起的”,也就是说,屠杀者认为某个族群的破坏力极大,必须除而后快方能保持本国、本族群、本阶级的纯洁。印尼排华事件、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国内实施的屠戮、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等许多种族屠杀个案,都可找出当事者的“恐惧污染”心理的外在反映。



《民国说明书》  
作者:张程  
浙江大学出版社

如果温良的改革能够革除社会弊政,就没有人会选择暴烈的革命手段。诸多革命者的经历表明,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

武昌起义的组织者、辛亥元勋之一的邓玉麟出生于四川巴东县乡下一户贫农家庭,12岁出外帮屠户宰羊,14岁父兄饿死。他当“背脚子”为盐行扛运巴盐,后来又给厨子、屠夫当下手,从小就亲身体验了晚清社会的种种不公。15岁时,母亲病逝,邓玉麟被遗体抬回老家求地安葬,地方豪强非但不伸出援手,还凶狠阻拦。邓母的遗体暴露在大雨中,无法入殓。邓玉麟悲愤欲绝,大哭:“百姓死无葬地,此世道不改,我辈怎生!”这是国内黑暗环境逼人绝境。

另一位辛亥元勋喻培伦则经历了外辱。喻培伦生于四川内江一个富庶的糖商之家,衣食无忧,原本可与革命无缘。1905年喻培伦顺长江东下,前往日本留学。船到汉口,喻培伦和弟弟上岸游览英国租界,遭到印度巡捕的辱骂和驱赶。一直生活在虚假的富贵中的喻培伦愤而质问巡捕:“我中国之地,何拒中国人游?”印度巡捕才不和他理论,挥棍用一顿痛打回喻培伦。喻培伦受伤后,还被推下江堤,险些葬身于滚滚长江之中。

后人设身处地,站在邓玉麟、喻培伦的角度去体会,就不难理解二人为什么会产生革命念头了。

近代革命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这是一场“年轻的革命”。革命者普遍很年轻。以辛亥革命为例,领导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年纪在30岁上下,而一般革命者都是20岁出头,十八九岁的也不在少数。1912年只身刺杀袁弼,彻底击垮满族亲贵顽抗意志的刺客彭家珍,就义的时候才25岁。

和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相比,年轻人很少有思想束缚,也没有既得利益问题,少了许多羁绊,倾向于用革命解决问题,而非中年人选择的改良。

## 年轻人为什么要革命



包袱

肯特先生60岁那年,决定去加利福尼亚州安度晚年。他带着他的全部积蓄10万美元飞往加利福尼亚州。

然而,飞机在内华达州上空出现了一点小故障。机长通过广播宣布:“我们的航班将在拉斯维加斯着陆进行检修,大约需要12个小时。除赌博之外,其他的一切费用均由本航空公司负担。”

飞机一着陆,乘客们就到赌场玩去了。肯特先生也决定去试试运气。然而不到一个小时,他的10万美元就全部输光了。伤心的肯特先生跟着往厕所走。厕所是有偿使用的,投进一个50美分的硬币,门才会自动打开。然而,肯特先生摸遍全身上下,竟然连一个美分也没找到。

## 翻译趣闻拾零

1977年12月,美国总统卡特访问波兰时,他的翻译把他讲话中“我希望了解你们的观点和欲望”一句,译成了“我对你们有色欲之感”。顿时,满座哗然。

德文版美国《读者文摘》的一则广告,把“百事可乐,提神养神”译成了“百事可乐,死而复活”,德国人看了摇头不止。

美国有名的派克金笔在运往拉丁美洲推销时,广告上却将派克金笔“不漏水”一语,译成了“避孕”。弄得大家莫名其妙。

将中文译成外文时,也有闹出笑话的。

民国初年的《上海西报》,把“胡适先生驰骋文坛”一语,译成了“胡适先生经常在写字楼上跑马”。

20世纪50年代,中苏交往中,中方有位翻译急切中把“胸有成竹”这一成语,直译成“肚皮里有根棍棒”,弄得苏方很着急,忙问:“那为什么不急送医院?”

美国夏威夷大学一位女教师,留学中国学习京剧多年,并把《玉堂春》剧本译成了英文。谁知她把苏三的唱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的“大街”译成了“高速公路”,将“与我那三郎把信传”中的“三郎”,译成了“我的第三个丈夫”。如此翻译,令人哑然失笑。(摘自《文苑》王顺才/文)



趣题



段子

李安中国创业,拿《少年派》片样找张导,张导说:画面差,未加中国红元素。找陈导,陈导说:思想肤浅,格局不够。冯导:场面不热闹,一人四舍哪儿够,不懂票房。第六代导演集体说:不够批判,人该把老虎吃了。电影局审片:未体现政府在海难中的主导作用。群众观后齐声:看球不懂!安郁郁寡欢,于通州某影楼,一起出走。

父亲一听,急忙说:“谁会阻扰你啊,我马上准备行李跟你一起去。”

老板说:“年轻人,如果你想在这里上班,有一件事你必须要注意,那就是我们公司里要求非常干净,你进来时在鞋垫上擦鞋了吗?”

“噢,擦了,先生。”

“另外一件事是我们要求非常诚实,我们门口没有鞋垫。”

# 大恩人

张15万美元的支票。

到达加利福尼亚州后,肯特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过安逸的生活。于是他用那笔赢来的钱开了一家大型的面包店。面包店的生意很好,几年后,肯特就成了百万富翁。

一天,肯特对店员说起了他在拉斯维加斯的那次经历。“没有那个人,我就不可能拥有现在的一切。我一定要找到他。”肯特感慨地说。

店员奇怪地问:“人家不是给您留下了姓名和地址吗?”

“不,我要找的不是他。我要找的是走出厕所时没有关门的那个人!”(摘自《青年文摘》8月下 虎启帆/文)



你以为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你以为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  
宫旭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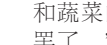
大善人吃鸡前往往要先念祷文,以示不忍之意。最后一句是——呜呼哀哉,拿酱油来!  
于冰/图 大鸟/文

# 女人的共性

第一则幽默,说的是一个刚上小学的儿子,向他父亲提出一个问题:“爸爸,为什么上帝会先造男人,再造女人呢?”他爸爸的回答是:“也许他是不希望在造男人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在他耳边唠叨个不停吧?”

第二则幽默,说的是一位法官望着被告说:“我是不是曾经见过你?好像有些眼熟。”被告满怀希望地说:“是的!法官,您忘啦?21年前,是我介绍尊夫人跟您认识的。”法官听后,咬牙切齿地抛出一句:“判你20年有期徒刑。”

第三则幽默,说的是一位先生在担任某国总统时,有位来访的友人向他抱怨说,近来常常跟妻子吵架。总统劝了他一番后说:“我从来没有和妻子吵过架,因为任何重要的事情,例如外出旅行、采购物品、定菜谱、看电影等等,都由她决定;我只决定一些细琐琐碎的事情。”友人问及何谓“细琐琐碎的事情”,总统的回答是:“不过是肉和蔬菜的价格,工人的工资,武器出口和本币贬值之类的事罢了。”(摘自《潮州日报》黄燕云/文)



幽默



段子

李安中国创业,拿《少年派》片样找张导,张导说:画面差,未加中国红元素。找陈导,陈导说:思想肤浅,格局不够。冯导:场面不热闹,一人四舍哪儿够,不懂票房。第六代导演集体说:不够批判,人该把老虎吃了。电影局审片:未体现政府在海难中的主导作用。群众观后齐声:看球不懂!安郁郁寡欢,于通州某影楼,一起出走。

父亲一听,急忙说:“谁会阻扰你啊,我马上准备行李跟你一起去。”

老板说:“年轻人,如果你想在这里上班,有一件事你必须要注意,那就是我们公司里要求非常干净,你进来时在鞋垫上擦鞋了吗?”

“噢,擦了,先生。”

“另外一件事是我们要求非常诚实,我们门口没有鞋垫。”



段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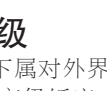
李安中国创业,拿《少年派》片样找张导,张导说:画面差,未加中国红元素。找陈导,陈导说:思想肤浅,格局不够。冯导:场面不热闹,一人四舍哪儿够,不懂票房。第六代导演集体说:不够批判,人该把老虎吃了。电影局审片:未体现政府在海难中的主导作用。群众观后齐声:看球不懂!安郁郁寡欢,于通州某影楼,一起出走。

父亲一听,急忙说:“谁会阻扰你啊,我马上准备行李跟你一起去。”

老板说:“年轻人,如果你想在这里上班,有一件事你必须要注意,那就是我们公司里要求非常干净,你进来时在鞋垫上擦鞋了吗?”

“噢,擦了,先生。”

“另外一件事是我们要求非常诚实,我们门口没有鞋垫。”



段子

李安中国创业,拿《少年派》片样找张导,张导说:画面差,未加中国红元素。找陈导,陈导说:思想肤浅,格局不够。冯导:场面不热闹,一人四舍哪儿够,不懂票房。第六代导演集体说:不够批判,人该把老虎吃了。电影局审片:未体现政府在海难中的主导作用。群众观后齐声:看球不懂!安郁郁寡欢,于通州某影楼,一起出走。

父亲一听,急忙说:“谁会阻扰你啊,我马上准备行李跟你一起去。”

老板说:“年轻人,如果你想在这里上班,有一件事你必须要注意,那就是我们公司里要求非常干净,你进来时在鞋垫上擦鞋了吗?”

“噢,擦了,先生。”

“另外一件事是我们要求非常诚实,我们门口没有鞋垫。”

老爸新买了个手机,刚用上没几天,就有自称香港一家公司的客服人员打来电话,声称他的号码被该公司举行的庆典抽中为二等奖,奖金高达10万元,只要交纳2000元的手续费,他们马上就会将款项寄过来。

面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老爸非常爽快:“手续费直接从奖金中扣除,可以多扣,给我留点就行。”对方表示手续费不能代扣后,老爸立刻认真起来,用他那很蹩脚的普通话对人家讲起了大道理,竟从原始社会一直讲到了前苏联解体,最后弄得对方哭笑不得,悻悻地挂断了电话。老爸得意地笑着说:“侃多长时间我都奉陪,反正他们掏电话费。”

有一次,老爸为了给小猪剪乳牙,到镇上买了把尖嘴钳,回家的路上突然在路边看见一枚金戒指,刚捡到手想辨认一下真假,就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拦在面前:“大叔,戒指是我和你同时看到的,按理说,得分我一半才行。”老爸并不言语,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青年看了一下戒指说:“戒指这么结实没办法割开,这么大的戒指别说值1000元钱,我看这样吧,你给我500元就行了。”老爸听了哈哈大笑,说声“这事还不好办”,然后掏出尖嘴钳对着戒指剪了下去,青年阻拦不及,戒指被剪成了两半。对断面露出的银白色,老爸装作没有看见,很“大方”地将大的一半给了青年,然后哼着小曲儿回了家。老爸提起这些事总说:“他们光知道骗别人,就不兴我也玩他们一回?让他们知道老人不是那么好骗的,我们最不缺的就是人生经验。”(摘自《西晚晚报》刘志杰/文)



一句话

不信任有传染性,信任也如此。自由固然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沿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莫与小人仇,小人自有对头。人生就像睡觉时盖了一床太短的毛毯:你往上拉,脚到头就抗议;往下拽,肩膀冻得哆嗦。只有乐观的人才会切齿膝,美美地睡一晚。



漫画



冠军  
摘自《新故事·经典版》佚名/图



如此“落马”  
摘自《小品文选刊》张吉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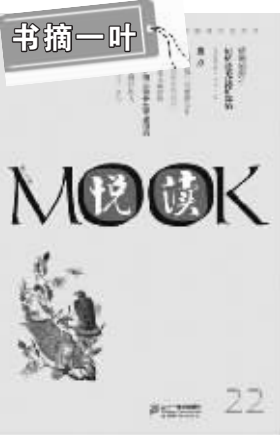
## 重启改革议程



北京三联书店  
作者:吴敬琏 马国川  
《中国经济改革二十年讲》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即将启动新一轮改革。在社会各界呼吁改革的热烈氛围里,吴敬琏和马国川的新书《中国经济改革二十年讲》,发出了“重启改革”的最强音。本书直面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回顾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艰难历程,剖析了当前中国问题的深刻原因,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时全面反映了吴敬琏对中国改革的深入思考,在他看来,“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法治模式的转型。”改革如箭在弦,呼吁重启改革议程的此书,将有力地推动改革进程,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摘自《湘声报》12.21)

## 赫鲁晓夫回击“色情表演”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作者:史雪  
《悦读MOOK》

第一位在资本主义国家碰到“色情表演”并且“给予坚决回击”的苏联国家领导人,非赫鲁晓夫莫属。1959年访问美国,他应邀前往好莱坞。东道主决定用不同寻常的演出给苏联贵宾一个惊喜。起初是弗兰克西纳特拉和莫里斯其士给苏联客人演唱了歌曲《活着,也让别人活》。然后又表演了原汁原味的康康舞。并且不是酒吧或者轻歌剧式的康康舞,而是由专业演员、包括谢莉·麦克雷恩为首的影星表演的康康舞。

岂料这个原本无害的节目,却引起苏联领导人极其强烈的反应。起初赫鲁晓夫还比较克制,观看演出时并未表态,甚至还冲演员鼓掌,后来又同她们交谈并一一握手,感谢她们精彩演出。可是到剧场门口,记者全都围了上来,赫鲁晓夫把脸一沉说道,以他的观点和苏联人的观点来看,这简直是有害风潮。他还说,不该强迫这些好姑娘演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供脑满肠肥、荒淫无度的观众取乐。“我们苏联习惯于欣赏演员的容貌,而不是她们的臀部。”赫鲁晓夫的这番言论在美国人看来是伪善和因循守旧的表现,当地媒体也借此大肆炒作。有一次赫鲁晓夫当众谈起这个话题,他把椅子挪开,背向听众,弓下腰去,提起上衣的下摆。凡是记得赫鲁晓夫体型的人,都不难想象出这个令人捧腹的场面。



微书摘

### 李肇星巧答

2003年,李肇星出任外长后,会见美国名牌大学十几位教授,一位教授突然问,网上有消息说,美国情报部门在中国订购的一架波音飞机上安装了尖端的窃听器设备,他们估计,这架飞机有可能被中方派作专机使用。李肇星略加思索后,平静地说:“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坚持公平原则。在中美贸易中,我们买什么,美国就应该给什么。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如此巧妙对答,立刻赢得教授们一阵喝彩声。(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李肇星说》胡线勤/文)

### 书与女人

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怪。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伴,但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速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

是甜的。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集子,都是现实现实,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摘自《藏书家的心事》董桥/文)

### 陈独秀张国焘为党员薪水大吵

1921年共产国际决定资助中国共产党下属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每月资助经费1000多元,按书记部30人计算,平均每人每月可获得20到30元的生活津贴。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和负责具体执行此事的张国焘,曾经为此大吵了一架。陈独秀认为,收入佣金的革命是雇佣革命,党员不应该领取薪水;而张国焘则认为,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全凭热情没有生活来源的革命是不能长久的,应该适度领取工资。最后两人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工作人员领取的津贴不再叫薪金或者是工资,而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也相应降低,最高不超过25元。(摘自新星出版社《散落的历史》王思山/编)